

左氏百川學海

第十冊

螢雪叢說卷第上

下場

李

子俞子撰

余自四十以後便不出應舉人笑其無能爲也是則然矣然而早能知退又有人之所不能爲焉以己之無能爲而能爲人之所不能爲此非其所長矣乎蓋四十而不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夫子嘗有是言也幼誦夫子之言力行夫子之訓既而不惑抑又無聞宜乎退縮一頭地而莫之爲也自此功名灰念加以拙於謀利時復優游黃卷考究討論付之書記囊螢映雪無所不爲塵積日久遂成一編目曰螢雪叢說賓其實也雖然囊螢映雪豈能照耀方冊也哉予以見其學之篤而志之銳也此史臣

所以美其勤勤若是姑欲激昂後進云爾則知今之
叢是說者其亦車胤孫康之意歟慶元庚申八月望
日東陽俞成元德漫錄

致字說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
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
主心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也者物之
致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他諸經往往指為極
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
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有
盡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
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又有取之意

焉吾聞致師者亦有取之意也用致夫人凡春秋以
某事致七十而致事致爲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與
盡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謂招致者亦
有取意也檀弓齊穀王姬之喪當爲告古毒反聲之
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爲穀父母之喪哭無時使
必知其反也知當爲如字之誤也言父母之喪號哭
思慕如欲父母復反

忍字說

忍之名一也而用不同必有忍其乃有濟小不忍則
亂大謀此皆聖賢之所謂忍忍於不善也所謂吉德
也而世俗之所謂忍如猜忍剛忍之類乃是忍於善
而就不善也所謂凶德也王導不忍美人之勸酒恐

為見殺則強為之飲此則不忍也正所謂忍於不善而就善也非吉德而何王敦之不顧美人之死而不為之飲此世俗之所謂忍忍於善而就善也非凶德而何天之報施必以其類觀王導王敦之後興衰禍福蓋可見矣然則不忍者正人之本心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也而世俗之所謂忍者殘義害善之本殺身覆族之由也項羽為人不忍雖不能成事要之良心猶在伍子胥為人剛戾忍諾雖能成事然良心喪失盡矣子家子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王導能忍事此皆忍於不善以就善之謂嘗觀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家無異議人問其故公藝即書忍字以對亦鑒王敦之得失也

記史法

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可獻明何長可錄
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舊諸史賦如張良傳此賈
用赤松子對黃石公挺才先生記史法也

解書訣

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為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
可增增之則為贅贅則壞本意此王虛中先生解書
訣也

歌頌

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
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隨去巖崖受辛苦下不忘
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

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便不言德此乃得春秋一字褒貶之意也夫以歌頌之作不專爲稱美設也多寄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之誠一則有貶上之意二者雖若相反而於措辭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

祝壽

吳叔經先生代人上黃耕叟太夫人壽乃三月十四日生也其詞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有一識者議論將滿一輪月之句若是十三日亦使得不若前去猶欠一分便見得直是十四日也嘗見樂人

聖節致語闕初便使老子長上古而不老對董仲舒

歷萬世以亡弊固已云好然而不老二字乃是語忌
豈若詩人之婉其辭云永錫難老多少委曲和緩如
曰天子萬年如曰如南山之壽如曰俾爾壽而臧皆
曲盡祝壽之意也封人祝堯能如許乎

祭文

前輩嘗說北狄致祭 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
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闌苑一團雪桃源
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
尚饗 仁廟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洪忠宣公自
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張子韶致祭其文但云維某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
呼哀哉伏惟尚饗景廬深美其情哀愴乃過於詞二

者體制表大槩相類要之詞意渾含言語脫俗此誠倉卒之所難也

四凶辨

人皆知渾敦窮竒檮杌饕餮為四凶而不知所以謂之四凶者果何意耶蓋當舜之時見其罪惡如此而例以兇徒目之譬猶獸也正如今之罵人畜生禽獸據山海經載渾敦窮竒檮杌饕餮皆獸名也杜預解經不知出此妄以義理釋之無怪他人之不識也

賦假人名體狀題意

往羊俞文緯監試預薦赴省相過因話賦假人名善體狀題意者莫若武為救世砭劑公唐室中興賴藥師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余嘗賦化下猶

甄者欲以陶唐堯舜爲一聯使於變時雍猶埏已填
風動四方器不苦窳事也曾與舍弟碩夫邁昆仲儕
輩較量莫不領略此說

賦善使事

昔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
遂問一老先生荅云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
好使要在人斡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不
可用疑誑之後於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其說
題目甚透有曰一舉朔庭空竇憲受成於漢室三箭
天山定薛侯稟命於唐宗真所謂九轉丹砂點鐵成
金者也

韻學

涇泳聖涯詩蓋出唐史文藝叙傳也三字皆仄一字是平不免以涯字爲押然涯之一字而見於三韻五支魚奇反十三佳冝佳反九麻牛加反謹按韻略及廣韻注皆云水際水畔紬繹其義通庸可押嘗東萊先生渠亦是經義人也初未領略容檢詳如可後於錢塘見陳給事先生傳良仍以涯字三韻通用扣之即可而已因謂省題詩如小經義雖無多字亦是難事至如誤出早鷺之目錯認黃華之意可勝哂哉

詩隨景物下語

杜詩丹霞一縷輕漁父詞蚕縷一鈎輕胡少汲詩隋堤煙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於漁父則曰一簑煙雨於農夫則曰一犁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盡

形容之妙也

詩人警句

同舍李循道舉他秋景一聯曰池藕影踈龜甲冷井
梧凋薄鳳毛寒又張一之舉黃元夫詩曰葦村風下
鷗千點麥隴天垂月一梳皆警句也

史臣不載人臣實事

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邕傳無一字及
筆扎五代史劉昫傳不書修領唐史

功臣特奏朝請

光武功臣所加特進朝請或者謂其官爵止乎如是
而已殊不知春見曰朝秋見曰請示欲踈也蓋光武
慮諸將功大權重有以脅勢而或變生肘腋乃所以

遠之故也

試畫工形容詩題

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
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
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惟一
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
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
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
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夫以
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為上亦猶科舉之取
士取其文才角出者為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
同而於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

陳同甫議論作文之法

嘗見陳同甫亮在太學議論作文之法經句不全兩
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
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爲
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
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
闔首尾該貫曲折關鍵意思常新若方若圓若長若
短斷自有成摹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苟自得作
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盡也

文章活法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膠古人之陳迹而不能點
化其句語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祖蹈襲則不能生

於吾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內
斃吾言者生吾言也故爲活法伊川先生嘗說中庸
鳶飛戾天須知天上者更有天魚躍于淵須知淵中
更有地會得這個道理便活潑潑地吳處厚常作剪
刀賦第五隔對去爪爲犧救湯王之旱歲斷鬚燒藥
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屢竄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
看游鱗頓悟活字不覺手舞足蹈呂居仁嘗序江西
宗派詩若言靈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出
萬變不窮是名活法楊萬里又從而序之若曰學者
屬文當悟活法所謂活法者要當優游厭飫是皆有
得於活法也如此吁有曾中之活法蒙於伊川之說
得之有紙上之活法蒙於處厚居仁萬里之說得之

注題目出處

印書箋題本爲晚學設也不爲無益然而所試詩賦
題目或出經史傳記注疏文集諸子百家難以徧知
今乃揭示本文其法亦善矣唐時試題不具出處如
孤竹管賦滿場不知出周禮甚可笑也彼有經義亦
效箋題果何爲也矧治經人所業專一若不識出處
繆妄之甚茲固所當略也主文已當缺然

文字節要

今之節書甚亡謂也非惟增入注解又且攙入他說
不勝其繁初不較其簡要緊切爲如何使人易於檢
閱若用泛泛如此何似觀正本也前輩節書並用首
尾該貫第一節其緊要第二節其好句第三節其故

言繁辭盡削所以便於燈窓場屋之用爾如舊本司
馬溫公親節通鑑可觀可法

以論語法言章句戲有官君子

嘗見有官君子皆以舉削為慮晦庵先生嘗以法言
章句戲之曰勢援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咸
無焉為選人其人大笑又見浙中官貢子弟謁趙守
問及晦翁學術政事孰優守乃以魯論篇章答之學
而第一為政第二可謂善品題矣二者之言雖曰戲
謔亦可助一時之談笑

夢見主盟道學

余文起主泮湘潭嘗宿嶽麓書院夢見朱晦翁與張
南軒同在郡庠作意主盟道學忽伊川橫渠先生從

外來云政不須如此這道理常使得何恤乎人言須
史聞東廊有人誦中庸大學二篇覺來鷄唱遙想二
公衛道如此之切

不責酒過

武夷有一狂者爛醉詈及屏山先生劉彥冲次日修
書謝罪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蛇本無影
弓悞搖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白首如新傾蓋如故
真達者之詞也

不怪炎涼

人之一身已自有輕重足履穢惡則不甚介意若手
一沾汚浣濯無已豈可怪世情之炎涼也哉舊有題
湯泉者最爲該理如云比鄰三井在山崗二井冰寒

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暖爭教人世不炎涼

矢魚于棠

辛酉秋因如鄱陽閱三十六家春秋解若注矢魚于棠雖累數說不透皆以矢爲觀非也使其以矢爲觀當時何不直書其事而乃云云若是蓋有深意存焉余嘗謂矢者射也正周禮所謂矢其魚鼈而食之是也推而上之若臯陶矢厥謨亦射義也釋書者類訓直又非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乃詩人比喻之辭故可以云直若書之矢謨春秋之矢魚皆出於任意而爲之故可以云射自臯陶有矢謨之說而後董仲舒有射策之文君子於此可以意推不可以例觀也

溺於陰陽

陳季陸嘗挽劉韜仲諸公同往武夷訪晦翁朱先生
偶張體仁與焉會宴之次朱張忘形交談風水曰如
是而為笏山如是而為靴山稱賞蔡季通無已季陸
遂難云蔡丈不知世代攻於陰陽方始學此晦翁又
從而褒譽之乃祖乃父明於龍脉季通尤精季陸復
辨之曰據某所見嘗反此說若儒者世家故能成効
若日者世家便不足取信於人何者公卿宰相皆自
其門而出他人何望焉周居晦應聲曰他家也出官
出巡官陳嘗譬如燒金煉銀之術父可傳之於子子
可傳之於孫孫何必教外人古者人皇氏世人有九
頭已無定形未有百官已有許多山了不知何者為
笏山何者為靴山坐客皆笑晦翁搖指向季陸道此

說不可與蔡丈知僕親聞是語故紀之以爲溺於陰陽者之戒

人之小名

今人生子妄自尊大多取文武富貴四字爲名不以晞顏爲名則以望回爲名不以次韓爲名則以齊愈爲名甚可笑也古者命名多自貶損或曰愚曰魯或曰拙曰賤皆取謙抑之義也如司馬氏幼字犬子至有慕名野狗何嘗擇稱呼之美哉嘗觀進士同年錄江南人習尚機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見自高之心江北人大禮任真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見自貶之意若夫鴈塔之題當先正名垂於不朽

事要有分

一切之事皆要有分若是無分而欲極力強求徒然而已王虛中先生譬如筵席安排十分已飲過數巡忽有親朋訪及雖欲挽之同坐奈酒闌歌罷不可得而相陪此乃謂之無分大凡功名富貴貧賤休戚皆是五行帶來無非分定安可嘆息怨恨於斯耶不然晦翁先生何爲有隨緣安分四字也

得失有時

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朋友於試罷之後聞望不著遂欲捨書學劍無所不至龍舒王先生舉似一絕曰得則欣欣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時雖然屬在東君手問着東君也不知

螢雪叢說卷之上

螢雪叢說卷下

忠恕違道不遠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學者疑爲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違道不遠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爲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違道不遠也楊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侯師聖云子思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己而不

願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予切以爲道不可名言旣麗於忠恕之名則爲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旣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略同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詩以荅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荆棘其人默悟

聖人之於天道

陳洪範問文軒先生林祭酒聖人之於天道如何荅云恰是恁地未悟間復問魏聘君國錄荅云正如京師人賣床貼恰用得着觀此二說其意則一

學易無大過

聖人之處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處事多有不及惟聖人之處事不患不及祇恐太過夫子稱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者蓋欲勉進中年而學洗心退藏之書則處事得中斷無不及之患今不曰無不及而特曰可以無大過者此聖人謙抑之辭也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寧非君子之中庸乎嘗觀夫子於三百篇之詩而蔽以思無邪之

一言此見夫子得詩之中也於易則曰無過於詩則
曰無邪是皆一意

解書

洪內翰景廬主泮三山以林少穎爲書學諭講帝釐
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
爲不知九共稟飭略之可也惜乎林書不載此說予
故表而出之嘗見王虛中談及林少穎呂伯恭講究
書學皆有所得各有所見學者當詳復其爲訓若前
人解書言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乃謂赦宥其過誤者
雖大亦宥之刑責及特故過雖小亦刑之如此則於
辭上脫無字添雖字矣是其辭已不明也若失火而
延及官庫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若馳馬而

蹠死小兒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是其理已不安矣若命人守果實拈以小果食之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若命人守舍而窻穴之小竅以窺其外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是其理已不安矣則若商鞅之法弃灰於道者有諸豈聖人之法哉若曰宥過誤則無大者謂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所以使人警畏非敢懈怠也若曰刑特故者則無小者謂稍大則刑小者則不刑所以示吾寬德非爲苛細也宥過無大是以見聖人之義刑故無小是以見聖人之仁是說蓋得於伯氏俞君從俞夢達平時有得於書學者如此

解孟子

陳季陞常推賈挺才好先生非惟筆力過人又且講授不雷同且如說孟子引得杜詩爲證極是明白若解文王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正是丈人屋上烏人好鳥亦好桀紂瑤臺瓊室正是君看墻頭桃樹花盡是行人眼中血夫以烏鳥本是可惡之物而反喜之桃花本是可喜之物而反惡是何也蓋由人情所感而然爾靈臺瑤臺亦莫不然

東萊教學者作文之法

東萊先生呂伯恭嘗教學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騎次看春秋權衡自然筆力雄樸格致老成每每出人一頭地

徐積悟作文之法

節孝先生徐積因讀史記貨殖傳見人弃我取人取我與遂悟作文之法

辨滕王閣序落霞之說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間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世率以爲警聯然而落霞者乃飛蛾也即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乃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虫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見吳獬事始

評論詞賦破題

嘗見俞馮老叔叔舉似外公暨中大陶天之曆數在舜躬賦破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不之堯子蓋曆數在於舜躬又見陳季陸先生談及陳元裕

嘗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為春秋賦蒲場破題皆閣
筆焉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
久成春秋二序之常又見蔡曼卿稱賞上舍熊元用
節十四歲作君人成天地之化賦破云物產於地形
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全三賦四柱皆
出人意表真所謂作賦手也嘗聞張從道鳳先生論
文有及向之省試賦題出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蒲
場皆曰詣南門而聽焉惟魁者以詣為出便見得在
外意也當時父子同試尚留隱情及至揭榜方知父
魁子亞而問之何不見誨父云不解有兩魁也東坡
以詩賦一序見工拙即此可知

賦以一字見工拙

曩者吳叔經亦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次
名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
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改勢字
作分陳大欽服內有打花格云金蓮燭煥煌煌漢天
子之儀玉漏聲沉纏纏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
聯又陳季陸在福州考較出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
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
中於百爲季陸先生極喜闕初兩句只嫌第四句不
是貫百爲於一中似乎倒置改貫字作寓較有意思
尤喜陳舜申三策第三道策題問屯田乃先生撰也
最是荅得工夫此皆二公之警誨也

假用夏字

往年上庠湯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近人方賀
厦如客已驚秋以厦對秋權借用字也陳傅良作仲
秋教治兵賦破題雖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張
防秋詩云逆胡方以夏對秋正借用字也原其所作
猾夏中國重防秋皆有自來豈非得張喬月中桂之遺意耶所謂根非
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是也六吟入韻能於借對上得
一二警聯便自高人一着作者不可不知

詩貴熟讀

梁揆叔子解試鷓鴣離風塵詩當時無不擊節天人
徑說鷓鴣冲天品凡禽未易倫三秋乘志氣一舉離
風塵或者喜其自喻見志果超詣上上第勿嘗誦此
一篇已自迅口轉過初不覺其所以妙處及至暮年

始悟高騰霄鳳渚下晚塞鴻賓借渚字對賓無如此之巧始嘆伏不能自己大凡玩古人糟粕須是字字究竟句句勘破方是讀書又要熟讀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云舊書不厭百迴讀熟讀應須子自知

廷對二說

嘗見閩中一士人方領鄉舉叨冒過省廷對有蒙被教育之說又見浙中一先生四舉了當廷對有僻在一隅之說皆不欲言其名也都是套籠說話怕落第五甲也欲媒試官把做大學川中人看得數較優果是使得驗其狡猾如此後進之士當自奮勵取高第而躡巍科決在萬人頭上立不可效此曹爲碌碌計也千萬勉旃

祝賀生辰

伊川生日致齋恭肅不事飲燕歌樂蓋念劬勞之力
今人誕辰極意懽娛祝壽之詞多用律呂體狀其月
又用萸莢形容其日固已親切然而萸莢一事據某
所見半好半不好也若在月半以前一日生長一葉
乃是增數誠爲美事儘好使也若在月半以後一日
彫零一葉乃是減數實爲語忌烏可使也用事當嚴
所擇爲文又要脫俗方是作家且如八月十六生人
或者爲之歌曰昨夜萬家齊笑語祝君千歲共團圓
又如詩僧上秦師垣壽曰不祝公兮椿與松椿松老
大空無用不祝公兮鶴與龜鶴龜汨沒徒泥中祝公
願作天上月歲歲年年常皎潔錦城初動五更鍾引

領衆星朝北闕秦公大悅

嚴子陵本姓莊

嚴子陵本姓莊避顯宗諱遂稱嚴氏若釣臺若七里灘亦皆以嚴命名無非循習之訛而莫知其非也本朝宣和間方臘寇江浙改睦州爲嚴州蓋本於此至如范曄操東漢之史筆初不究其姓氏之由遽曰嚴光而傳之無乃以田千秋爲車千秋乎余是以寄意絕句於釣臺之上有曰千古英風想子陵釣臺緣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誤稱

浙川

丹水出上洛湍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入漢天下之水罔不殊源而合流者有一源而釀爲二者

澗桂是也唯浙湍同川而異流本末不相犯故謂之浙焉

用夏變夷

據胡床畜番大舞拓拔拓拔氏胡人設呼為拓拔動蠻樂皆士大夫之所不當為而為之無乃循習日久而恬不知怪乎有能奮拔於流俗之中而毅然以中國禮義為己任亦風化之所由倡也殆見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

自悟前身

余因以類彰羊祐自省前身為李氏之子邊鎬為謝靈運後身韋臯既生一身有一胡僧造其家曰兒若有喜色韋氏問之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因以武侯字之見宣室志及觀王十朋絕句石橋未到神

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今世所以聰明所以福德所以不昧本來面目皆前世有以胎之不是大修行僧道便是大有德官真功成行滿道洽政治故有如是滅亦復有如是生彼有靈物託化星辰降誕神道出世爲我等相者應見自性如來豈他人之所能知哉

天堂地獄

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獄幽而在下疑其勢之相遼絕也據其所見大有不同蓋與人說好事一切依本分眼前便是天堂不必更求之於天上欺筭人物色教唆人公事眼前便是地獄不必更求之於地下爲

善即天堂爲惡即地獄天堂地獄不在乎他而在乎一念之間不可有毫髮差

修外功德內功德

人於利濟通達者力爲之患難困苦者力救之皆如己身之事修此爲外功德也修之勿責人報勿希天佑人若有知天若有靈此理當如何哉人能清心釋累懲忿窒慾修此爲內功德也修之勿期道勝勿希瑞應經若不誣教若不虛此理當如何哉

善惡有報

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此古語也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速與來遲此古詩也或者執其爲善未必福爲惡未必禍之說遂以謂善惡莫執無應妄啓輕

福遠禍之心果能無應也耶夫善有善報善人爲善而天或不以善報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惡有惡報惡人爲惡而天或不以惡報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所謂未報者乃其未熟故耳逮夫熟時則其報之也其效如捷胡不觀大藏經云善若無報其善未熟其善熟時必受其福惡若無報其惡未熟其惡熟時必受其苦

偷割牛舌果報

吳少穎在長沙萍鄉作館親見胡屠愛小便宜多見衆人未知之際攙開牛口偷割其舌一日主家市大牯牛復又行盜削一竹剗穿其舌炙其牛奔逸亟呼胡屠襲逐胡恐拋下爲他人所竊急將竹剗咬定拔出其肉以酒嚥下不覺自斷半舌更不能飯強以粥飲

一月作牛吼而死其果報如此

心目相亂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是心爲眼所亂也忽目馬首見新月錯認蛾眉憶故人是眼爲心所亂也噫眼中有心心中有眼二者無意於相亂而不能不相亂也

責己說

責己不責人君子也責人不責己小人也小人惟知責人而不知責己所以多招外誘蓋嘗自恕也人之子弟或好賭博声色籠養游獵一切玩弄皆自有以誘之故外得以投之費用未千百而生事已二三爲父兄者當痛責其子弟之不肖而箠楚之又懲戒之可也

聲律對偶假借用字

天子居丹宸廷臣獻六箴此省題詩也白髮不愁身
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此律詩也二公之所以對者
見之於詩無非借數而已周以宗強賦故蒼籙之興
起始諸姬而阜康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足
生涯二公之所以對者見於賦詩無非借數與噐而
已詩史以皇眷對紫宸曲詞以清風對紅雨或以青
州從事對烏有先生或以披綿黃雀對通印子魚因
朱耶之板蕩致赤子之流離談笑有鴻儒來往無白
丁是皆老於文學而見於駢四儷六之間者自然假
借使得好不知膾炙幾千萬口也嘗記陳季陸應行
先生舉似作賦之法用高皇對小白

詩題用全句對

省題詩考官以古人詩句命題尾字屬平全押在第二韻上不拆破者並用全句對全句曩嘗省試王度日清夷詩許琮以聖圖天廣大為對並是老杜全句最為難得曠古以來無此作又如上庠孫應時作奏賦入明光出杜甫壯遊對韓文公齷齷詩排雲叫閭闔亦自難得惜乎非一家詩也若無渾然天成之句不免拆破四柱中使只要穩貼下得好不拘倒置先後更於點化上着工夫亦自可以冠場余嘗欲以杜詩扈聖登黃閣奉贈嚴八閣老對亨衢照紫泥奉贈太常卿以泥融飛燕子對地僻舞鷓鴣並絕句蓋倣許公詩體也又欲以獻納紆皇眷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聯衣冠拜紫宸之句

大歲詩蓋仿前輩假對詩格也當有流水高山之遇

戒食菰草

夏秋月雜菰草皆是惡虫蛇氣結成前後壞人甚多
斷不可喫尔農民何不勤力種菜四時無缺何用將
性命試此毒物特此勸諭莫招後悔

見王狀元夔府十識

螢雪叢說卷之下

後山居士詩話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
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
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
大笑曰寒士語尔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
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微時自秦中
歸道華下醉卧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
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
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
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中度世耳
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共用一律唯夢得云望

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度魯直之弟也以顧况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况得句處也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恠嘆以爲異事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身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藥夫人劾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 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 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數萬尔

韓退之南食詩云鱉實如惠文山海經云鱉如惠文

惠文秦冠也蠓相粘如山蠓牡蠓也

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
笙歌散盡戟門前蠓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
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
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塘白塔
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余謂分界堠子語
也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
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
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
子美云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孟浩

然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九僧云雲間下
蔡邑林際春申君也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
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
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尔淵明
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尔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
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尔

退之詩云長安眾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
能醉紅裙而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為
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為季干志叙當世名貴
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
一世戒邪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退之服硫黃一病
竟不痊也荆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怜無補費

精神而公文體數變莫年詩益苦故知言不可不慎也

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省署開文苑滄浪憶釣翁據之詩也

王摩詰云九天宮殿開閭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云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

揚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

吳越後王來朝 太祖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脉脉看即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武人出慶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為
作詞號瑶臺第一層

宋玉為高唐賦載巫山神過楚襄王盖有所諷也而
文士多效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
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
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尔

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
韓不由黃韓而為老杜則失之拙易矣

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
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
而下無取焉

陳繹批荅曾魯公表云爰露乞骸之請黃裳為曾侍
讀制曰備真勸講乞骸備真乃表語非詔語也曾魯
公謂人曰使布何所道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
魯直以竒而子美之詩竒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
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此巴鼻便姦邪有
甚意頭沒此巴鼻皆俗語也

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偽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
曰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蓋刺之也

魯直謂荆公之詩莫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
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

陽燄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二謝失於巧尔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王荆公莫年喜為集句唐人號為四體黃魯直謂正堪一笑尔司馬溫公為定武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墻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卧老僧牀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又杭之舉子中老榜第其子以緋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為儒貴不着荷衣便着緋壽之鑿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俚他門戶傍

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
嫁衣裳真可笑也

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幕席徐有學官
喜誚語同府苦之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
杯盤無日不追隨

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庶謝師厚景
初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婿也其於二父猶子美之
於審言也然過於出奇不如國之遇物而奇也三江
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

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婿也奉使荆湖枉
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詩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
呼兒女拜燈前

世稱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為警絕而子美才用一句語益工曰千崖秋氣高也

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蟲入焉魯直朝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旦見床下以溺器畜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席子養溪魚也

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杜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杜置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莫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

尚書郎張先善著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卷
花影墮輕絮無影世稱誦之張三影王介甫謂雲破
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蒙朧澹月雲來去也冠齊人
爲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大俠也喜誦
之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爲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
荅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
來當甚強

黃詞云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
斷送一生唯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爲
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更留殘不道月明人
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留連遂

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

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尔

魯直乞猫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瓮翻盤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街蟬雖滑而可喜千載而下讀者如新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

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盖其少作也

王夫人晁載之之母也謂庶子功名貴富有如韓魏公而未有文士也

退之作記記其事尔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劍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揚子雲之文好竒而卒不能竒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竒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竒故不能竒也

歐陽公謂退之爲樊宗師志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爲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

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尔
唐諸人不迨也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暨閭
神鬼受職曾子賀赦表曰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
激解濤波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尔楊文公
刀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文喜
用古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尔歐陽少師始以
文體爲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
退之云王特進莫年表奏亦工但傷巧尔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云六十三而致仕
因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

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隣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尔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具道答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答六十爲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邪長公取爲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

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唯對偶精切其貴亦相當也

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丑
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爾傳奇唐裴鉞所著小說也
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翫散從俗天下
誅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必使侍從歌之
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
求其助 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
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寧拙母巧寧朴母華寧粗母弱寧僻母俗詩文皆然
魏文帝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子桓不
足以及此其能有所傳乎

魯直與方蒙書頃洪甥送令嗣二詩風致灑落材思
高秀展讀賞愛恨未識面也然近世少年多不肯治

經術及精讀史乃縱以助詩故致遠則泥想達源自能追琢之必皆離此諸病漫及之尔與洪朋書云龜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方君詩如鳳雛出鷲雖未能翔于千仞竟是真鳳尔

老杜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爲黃精學者承之以予攷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余求之江西謂之土郊煮食之類芋魁云

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廼解老杜百舌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韋蘇州詩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

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爲盖用右軍帖中贈子黃廿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盖取諸此

余評李白詩如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

與潘邠老書曰大受今安在其詩甚有理致語又工也

又曰但詠五言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尔

禮部員外郎裴說寄邊衣詩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筋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閑階轉淒切祇知抱杵搗秋

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鴈聲相喚紗窻只有燈
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
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稔金針信手縫惆悵無
人試寬窄時時舉手向殘淚紅牋漫有千行字書中
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託邊使裴說詩句甚麗零陵
摠記載說詩一篇尤詼詭也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開秦
少游詩如詞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
作也

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
耳

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

右丞蘇州皆學于陶王得其自在

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
玉鈎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其
下有路號玉鈎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一焉乃詔諸州
為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
得不辯也

裕陵常謂杜子美詩云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
甫之詩皆不迨此

呂某公歸老于洛常游龍門還閣者執筆曆請官稱
公題以詩云思山乘興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
吏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曹南院為秦帥唘氏方興舉國入寇公自出禦之戰

于三都谷大敗之。唘氏遂褻其幕府。獻詩云：賢守新成，蓋代功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全，師入十萬胡塵一戰空。殺氣尚疑橫塞外，捷音相繼徧寰中。君王看降如綸命，旌節前驅馬首紅。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此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此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韓魏公爲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爲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某守與客行林下曰栢花十字裂願客對其倅晚食
菱方得對云菱角兩頭尖皆俗諺全語也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
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
張子野老于杭多爲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
天與群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
徧自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爲作詞也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爲富貴而其兄謂之至
寶丹

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荅書曰
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尔

蘇公居穎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

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
照斷腸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
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眺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
弱老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里而每
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云坐深鄉里敬而
語益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周盤龍以武功爲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
如兜鍪對曰貂蟬生於兜鍪外大父穎公罷相建節
出師太原其詩曰兜鍪却自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
夫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
兜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
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王旂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尔世
稱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如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
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爾

後山居士詩話終





紹聖初黨錮禍起先公謫居臨汀竟捐館舍其平生
出處誕略臨汀劉君序之爲詳後六十有八年競以
事來此訪先公之寓居與當時之故老求能道先公
時事者邈不可得獨慨然太息久之偶携所謂談圃
者隨行因請于外舅郡太守晁公欲傳于世欣然領
略之遂槩於木且以爲臨汀故事云軋道二年六月望
日季孫兢謹書于州治之鎮山堂

紹聖之改元也凡仕於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
南嶺表相望而錯趾惟閩郡獨孫公一人遷于臨汀
四年夏五月單車而至屏處林谷幅巾杖屨往來乎
精藍幽塢之間其後避謗杜門不出余時侍親守官
長汀縣竊從公游聞公言皆可以爲後世法亦足以

見公平生所存之大節於是退而筆之集爲三卷命曰孫公談圃公狀兒竒特眉目孤聳望之凜然可畏元祐時歷三院遷左史入中書爲舍人危言讜論內外憚之已而忤時宰意以集賢殿修撰留守南都後遷天章閣待制其謫官也自南都爲歸州遂以散秩謫臨汀公在汀二年竟以疾終明年歲在庚辰

天子嗣位盡還公官職士大夫傷公之不及見也余辱公之知且以而公之語亦嘗屬余記焉公之子幼而孤則其事久或不傳於是詳而述之庶幾不爲負公者非特爲談圃道也公諱升字君孚高郵人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初四日臨江劉延世述之引

孫公談圃上

滄華

讀書

高郵孫升君字

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陳學究聚生徒爲學宣
祖遣藝祖從之上微時尤嫉惡不容人過陳時時
開諭後得趙學究即館于汴第杜后錄陳之舊召至
門下與趙俱爲門客然藝祖獨與趙計事陳不與
也其後藝祖踐祚而陳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
逮太宗判南衙使人召之居無何有言開封之政
皆出於陳藝祖怒問狀太宗懼遂遣之且以白
金贈行陳歸半道盡爲盜掠居陳村舍生徒日衰飢
寒無與從者太宗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大集
其門館于驛舍一夕醉飽而死趙學究即趙普也陳

忘其名崔伯易能道其詳屢欲作傳

周孟陽春卿

英廟宮僚也

聖眷素厚書簡以老

丈稱之當儲副時固辭不就而魏公亟欲定大計使人謂春卿春卿因造卧内諭意時裕陵秉燭侍立

上曰所以不就者避禍也春卿曰今日之事太尉豈不知若果不就必當別立他人太尉能避禍乎上

大悟即拜春卿床下遂正儲位

裕陵在東宮朝廷

復以春卿爲翼善春卿爲人純直謂不當爲父子宮

僚上表力辭有親奉堯言躬承禹拜之句魏公怒曰

不易丙吉初朝廷闕副樞人以春卿必膺是命已而

寢不報迨

裕陵即位孫永述其事始進天章閣待

制入謝

上撫慰甚厚未幾以疾終家貧不克葬露

殞佛寺元祐御史賈易請依王雱例中使護葬 宣
仁曰待其子來子定民至盡哀 英廟所賜御扎上
之賜銀千兩官其一孫

趙參政抃悅道初好神仙術在成都有僧上詩云須
向維摩頂上行悅道遂悟後有道士獻紫金盃悅道
拒不受道士求金三兩易之悅道曰吾以三兩凡金
換竒金不可在青州有何郎中相傳晉時人公招之
至則鬚髮皓白肌膚如槁木龍鍾幾不能步而飲啖
自若悅道聞其羸使兩吏扶掖而出至門外則行步
如飛吏還報悅道大駭使健步追之已失所在悅道
後歸鄉里一日忽遍辭親友其子屺恠其形色異常
問後事悅道厲聲斥之少頃趺坐而化

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燻之有一廳
吏醉仆爲蚊所嗜而死世傳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
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范文正公詩也西溪瀚
海堰呂蒙正所治至今屋記尚在後文正繼往故堰
之城至今爲利

王青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實頭常遇奇士
傳一相術時時相公之奴婢輒中夫人一日呼至堂
下青遽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爲我擇一
佳婿青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
元及第在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
通好明年富黜於春官晏以青爲妄大悔之未幾富
中大科恩比狀元即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壻時秀

才儀兒甚偉衆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煠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呂相端奉使高麗過洋祝之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維摩經爲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之聲起于舟下音韻清越非人間比經沉隱隱而去崔伯易在禮部求奉使高麗故實遂得申公事故楊康國錢勰皆寫此經往豐稷爲楊掌牋表言東海洋龍

官之寶藏所也氣如厚霧雖無風亦有巨浪使人卧木匣中雖蕩而身不搖食物盡嘔唯飲少漿舟前大龜如屋兩目如巨燭光耀沙上舟人以此卜之見則無虞也

荆公爲江西漕夢小龍呼相公求夾注維摩經十卷以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吳待問得解時母已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鄰人泣下鄰人曰秀才但行吾遣妻兒往母卹其失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登第及門方知母已亡問殯所乃在一路隅待問欲遷鄰人云初已卜地無何至此柩繩自斷遂藁葬待問引術者求佳處數日無易路隅

之吉遂為兆域後諸子相繼登第而冲卿入相

交趾犯邕州蘇緘知不可守自殘其家坐廳事罵賊而死朝廷命郭逵討之交趾地熱死者十八九至富梁江止存一二人所過暴犯無噍類士卒頗思戰逵下令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食盡有覘者言窞粟江外可取燕逵疑有伏兵以蕃落騎五千衛而後往交趾洪真太子素養卒五百禁嗜慾教以陣法銳甚人執金牌為號果過於窞傍逵以蕃落騎誘至平地大破於江中其卒猶執金牌而沒遂擒太子因是納款當時多罪逵不深入乘勝覆其巢穴也

元豐修城李士京主其役日費四百千為備直元祐初公為御史按圖眎開發處來山乾艮例皆發掘將

至震地即上言民庶之家猶有避忌况天子衆大之君乎其論甚切因是罷役浚濠時土中得一物狀類人而無眉目埋之他處所掘得及昇去之人皆死或言太歲也又獲大蛇類龍送金明池是夜大風飄瓦子瞻以温公論薦簾眷其厚議者且爲執政矣公力言蘇軾爲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爲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又言王安石在翰苑爲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以安石止可以爲翰林則軾不過如此而已若欲以軾爲輔佐願以安石爲戒

子瞻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公率傅堯俞王嵩叟言以文帝有蔽則仁宗不爲

無蔽以宣 有失則 神宗不爲無失雖不明言其
意在此久之 御批軾特放罪

仁廟聖誕乃李淑妃也謚章懿太后晏殊撰碑薨時
上幼章獻養爲己子雖 上亦不知也及即位章獻
稱制而楊太妃病革 上問疾楊密語其事 上大
慟即見執政欲行服章獻難之衆無敢言獨呂夷簡
不去進曰陛下萬歲後獨不念劉氏乎於是持心喪
然宮中稍有異說章獻崩即日遣人發李太后棺驗
之形色如生鬚髮鬢然無少異 上於是存撫諸劉
晏殊撰神道碑不白其事 上不悅後升祔 二后
赦文孫抃當筆直言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 上
覽之感涕孫遂參大政

司馬溫公墜牌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于碑下而死

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爲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手呼爲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曳牀間卒于安州十年貧不克葬滕元發爲郡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窆

荆公爲許子春作家譜子春寄歐陽永叔而隱其名永叔未及觀後因曝書讀之稱善初疑荆公作既而曰介甫安能爲必子固也

蘇洵明允作權書永叔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于朝明允因得官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英廟欲擢以館職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未爲晚也後數日伯易與友人會話坐上忽賫誥身至乃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感山賦不若明珠賦

公言昔曾得椰子酒嘗之余因曰椰子本出伽盧國其地熱衢植椰子木爲蔭剖其實中有酒能醉人若他國所釀多不同西域蒲萄酒南蠻檳榔酒扶南石榴酒辰溪釣藤酒赤土國甘蔗酒

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賣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

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素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爲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黃州團練副使

李撰徐禧爲同人時善景德寺嚴法華嚴死又與小法華善一日法華引禧撰往相國寺小巷中至一茅茨間見一老人藉薦而坐老人見撰曰華山童子也得也得次見禧詫曰許真君兒五代時宰相殺人多減三品後禧敗永洛以給事中贈金紫光祿大夫果第四品也禧洪州人家住許真君觀後是時京師盛傳老人有竒術西駙馬店火先一日往店後孫染家懷中出一木略如魚狀曰此行雨龍也我於玉皇大

帝處借來取水一椀以木魚盪洒屋壁懷之而去是夜火孫氏完惟焚一厠乃木洒水不至處也

温公大更法令欽之子瞻密言宜慮後患温公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二人語塞而去方其病也猶有輿見呂申公議改都省臨終牀簣蕭然惟枕間有役書一卷故公爲挽詞云漏殘餘一榻曾不爲黃金

儂智高陷邕州狄青討之列軍陣城下智高大宴城頭鼓吹振作一人衣道服罵官軍有善射者一矢斃之青隨行倚河東王簡子爲先鋒勇甚爲鏢所殺青見之汗出如雨世言青真武神也至是曳兩皂旗麾兵而戰先用蕃落馬貫賊亂之大呼騎步夾進遂破

智高是時智高可擒青疑有伏兵乃止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

杜祁公爲人清約平生非賓客不食羊肉時朝多恩賜請求無不從祁公尤抑倖所請即封還其有私謁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肯

汀州地多香茸閩人呼爲香薷公曰孰是予曰左傳言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杜預曰猶臭草也漢書薰

以香自燒顏籀曰薰香草也左氏以薰對猶是不得
爲香草今香茸自甲拆至花時投穀俎中馥然謂之
臭草可乎按本草香薷音夔味辛注云家家有之
主霍亂今醫家用香茸正療此疾味亦辛但淮南爲
香茸閩中呼爲香薷此非當以本草爲證公曰信是
杜太監植少子灼爲李定所捃定曰莫要剥了綠衫
灼從容對曰綠衫未剥恐先剥了紫衫定大怒枷送
司理院求其贓罪不得以它事坐之衝替而已定未
幾果以不持所生母仇氏服貶官而死灼今爲循州
興寧尉

王德用號黑王相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震西
人兒啼即呼黑大王來以懼之德用在朝屢引年

仁宗惜其去兩為減年一日除樞密使孔道輔上言
德用狀類 藝祖宅枕乾岡即出知隨州謝表云狀
類 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
多其言

藝祖從世宗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為業 上每
訪其家必進美酒無小大奉事甚謹徐氏知人望已
歸即從容屬異日計 上曰汝輩來吾何以驗之徐
氏曰某全家人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世謂徐雞
爪迨 上登極諸徐來皆願得酒坊許之今西樞曾
布其母朱氏即徐氏外生亦無中指節故西樞亦然
世以其異故貴不知其氣所傳自外氏諸徐也
仁宗嘗患腰疼李公主薦一黥卒即召見用針刺腰

針才出即奏云官家起行 上如其言行步如故遂
賜號興龍穴

劉虛白金陵人善三輔學堂只相兩府見曾子固曰
乞兒也陳執中爲撫州通判使者將劾之虛白曰無
患公當作宰相使者果被召半道而去王益知韶州
自期必至公輔韶有張九齡廟相傳兩府過雖赤日
亦下雨王過雨作尤自負還金陵盛服見虛白曰幾
時入兩府虛白笑曰只做得都官益大怒欲危以事
時茶禁嚴聞虛白自南來使人伺察爲一郡將庇之
得免後虛白竟以它事杖脊而益果終都官郎中
荆公以雩病夜焚紙錢平甫戲曰天曹也行倉法時
新立倉法胥史重祿者皆用馬人以爲不便故平甫

譏之也

夏文莊父爲侍禁時文莊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爲養子父止文莊一子弗許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尔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文莊爲通判又見昔日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在成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搖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

公嘗與孫莘老傳師喬師聖閣求仁約異日爲林下友不至者以書督之公曰今莘老希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官而某謫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也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公曰然

孫公談圃上

孫公談圃中

高郵孫升君孚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爲大理卿氣兒不衰如四五十
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
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曾中治獄多所
全活若有所見者豈其陰相耶

馮大參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忽甦云適
往五臺山見昔爲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
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
玉清昭應宮丁晉公領其使監造土木之工極天下
之巧繪畫無不用黃金四方古名畫皆取其壁龕廡
下以其餘材建五岳觀世猶謂之木天則玉清之宏

壯可知玉清宮道院則今萬壽觀是也後玉清五岳
皆焚獨道院在丁之董役也晝夜不息每盡一拱燃
臈炬一枝儲祥宮 太宗建之爲民祈福 神宗以
其地屬震欲新之至元祐初落成官人陳衍領其事
凡當用黃金處皆以丹朱代之宮成兩宮臨幸肆赦
蔡確安陸詩吳處厚告於朝臺官唯李公擇言不宜
長此風盛陶言無意餘持兩端故謫絳用首鼠對寒
蟬之句諫官四人朱光庭吳安詩劉安世梁燾文章
排論兩府獨范純仁留身力解之時王存已去行數
步爲范一言而留之蔡旣貶新州范王皆罷政公言
使確誠無意如滄海揚塵之句非佳語也
隋開汴河其勢正衝今南京至城外迂其勢以避之

古老相傳爲留趙灣王 藝祖以宋州節度使即帝位乃其識也

趙志忠自契丹歸明官至正郎嘗求差遣不報在都堂厲聲曰天下只有閻羅大王至公若教不公似志忠底已死了三二十箇志忠歸中國時上書及得契丹文字甚多蓋志忠嘗爲契丹史官也

劉安世范祖禹同作諫官或傳宮中誕公主時上未納后二人即奏公言未必實二人固上之宣仁曰無此事大臣誤聽紹聖貶官安世自高州移梅州祖禹自賓州移化州

張文定嘗苦脚疾無藥可療一日游相國寺有賣藥者得菘豆兩粒服之遂愈曾魯公七十餘苦痢疾鄉

人陳應之用水梅花臚茶服之遂愈子孝寬言其父
異其術親記一小冊子後

喬執中未過省時父竦素事普照像甚嚴日夕禱之
夜夢一紫衣僧至堦前指庭之東見日初出甚近而
光明不可正眎後 英廟登極遂中第御名從日也
蘇少保頌爲人深沉有度量不悅於荆公罷知制誥
歸班二年赴常朝未嘗一日在告與人終日無一言
及之元祐中與同列爭賈易事遂以朋黨罷相而蘇
平生未嘗識易也知揚州日呂温卿出使杖孔目官
以下四十餘人公怡然一聽所爲嘗奉親知婺州中
途大風舟壞親濡水公皇遽入水負抱迂吏及卒數
百人盡跳波間須臾風定親獲安全世言公所以作

相者孝德所召也又善言臺閣故事下至閭巷風俗士大夫吉凶禮無不能記嘗曰先朝人書狀簡尺後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便怒

吳願云荆公薨之前一歲凌晨闈者見一蓬頭小青衣送白楊木笏裹以青布荆公惡甚弃之墻下曰明年祖龍死予因言唐相趙憬將薨長安諸城門金吾見一小兒衣豹犢鼻携五色繩子覓趙相公不旬日憬薨此相類也

公曰昔人患冷疾用金石藥與土相和爲末種韭因論附子茯苓之性公曰附子不可常餌予曰是二藥正如君子小人之性所養彌久則所存彌厚如歲寒

之松栢根節葉實膏脂皆能却老輕身其精氣靈液
入於地中千歲爲茯苓又千歲爲琥珀又千歲爲璽
狀如黑玉小人反是積小惡以至大害如烏頭其銳
而脩者爲天雄而兩歧者爲烏喙歧而八角老者爲
附子八角又別名側子數者其名異而一種大抵愈
久而愈毒至於發爲苗幹尚能殺人董是也公異之
張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
再拜乃故羣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
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荆公愴然問甯安在吏
曰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於某夕幕廡下切勿驚
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荆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
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

門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廷下血汙地呻吟之聲
殆不可聞乃雱也雱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荆
公幾失聲而哭爲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靖公
門人其說甚詳

國朝謚文公者楊億王洙二人歐陽永叔薨欲以文
爲謚時議者謂韓愈得文已爲僭矣脩豈可得於是
謚文忠有曰必留與介甫紹聖初荆公果謚文

仁廟皇嗣未立羣臣多言獨韓魏公有力一日殿上
陳宗廟大計上不得已頷之遂降詔立濮邸比車
駕還宮不食者再左右問安否上垂涕曰汝不知
我今日已有交代宮人有數某妃將入閣者曰何遽
使它人爲上曰是他韓琦已處置了復泣下晚年

每遇 真廟諱日羣臣拜慰必聞 上慟哭其聲哀咽
黔川謝師德嘗收梁職貢圖小筆尤精後有陶尚書
跋尾數百字開寶時親筆公甚愛之公云其畫絕妙
世鮮有之師德公之女夫也

曹后稱制日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閣皇
帝行幸即隨駕琦因請具素仗祈雨比乘輿還御寶
更不入太后閣即於簾前具述皇帝聖德都人瞻仰
無不歡慰且言天下事久煩 聖慮太后怒曰教做
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琦獨立簾外不去及得
一言有允意即再拜駕起遂促儀鸞司拆簾 上自
此親政

神宗時早一西僧呪水金明池雲氣蔽水如墨僧云

羅義神灾劫重戰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於某日內東門降雨數點而已果如其言

張日用知德清軍大旱民有爭水者日用曰今爲汝借水三寸三日內還汝乃於水中刻表爲記日用即詣一廟爲文具述借水事立廟中以俟即日大雨使人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治平初同在館中花時人各歷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

廳至則雜花盛開雕欄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
京師所未嘗見主人云此未足佳願旨開後堂門坐
上已聞樂聲矣時在諒闇中華老辭之衆遂去莘老
嘗語人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公曰荆公三經學者以謂如何余曰荆公學尤邃於
理非後生所易知故學者又爲穿鑿所謂秦有司負
秦法度也然荆公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贊牛耳荆公
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詩誰謂
鼠無牙荆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昔曾有人
引一牛與荆公辨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
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迹不到處以
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盧桐昭州人蔡挺薦爲國子直講爲人朴質不脩人事至京杜門以故皆踈之唯孫莘老與之善莘老見桐看易詰其義皆非今世所學得京房歷數之說莘老出京桐夜半餞之言莘老禍福後無不中者

予問公今三歲一郊奏補賞賚有不貲之費漢唐無之豈祖宗有深意乎公曰然蓋自五代士卒驕無名邀賞故制此以厭人心議者欲裁損之不知此也

契丹有一佛寺甚壯麗使者至必焚香寺有大佛銀鑄金鍍豐稷奉使見其供具器皿皆神宗賜高麗之物蓋高麗制於契丹每遇契丹使至其國所居殿上鴟尾皆暫徹去

鄭待制穆字闕中福州人與劉彝陳襄皆以德行為

世所尊號四先生時鄭歸闕公亦有詩送之曰清曉
都門祖帳開路人相與嘆賢哉流塵幾翳看山眼落
日休停別酒盃何待諸生留北闕自存遺直在東臺
連江四老嗟誰在白首今朝只獨來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曾一切委順未嘗
忤其意曾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
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
大悔之自是遂有朱崖之行

南北郊其牲用犢取其繭栗者牽持時必先引其母
然後能行及殺之際其母哀鳴人不忍聞攝祀者多
避之

真宗一日晡時宣兩府於崇政殿衆疑今日別無奏

事少頃乃賜食比暮召入禁中每人設一小閣子令
易衫帽 上曰太平無事與卿等飲酒爲樂左右列
宮人 上曰卿等家亦有之否獨王旦對曰無有
上以二人賜之及罷又賜香藥皆珍寶也宮人解紅
銷金項帕繫於袖中拜賜而出

陽城責道州未行有書生五人訪城冠帶甚弊城各
以一縑與之比至道州城謁五龍祠其縑皆在神坐
側今刻石載其事

公晚責歸州遂得唐翰林學士李矗事矗嘗責知此
郡唐史即不載獨見於圖經今郡宅有翰林堂公至
歸生男子遂以矗名之公在歸尤多詩什有北扉西
掖青雲士千載飄零只兩人謂此也蓋公爲紫微日

嘗兼權直學士院

公曰硫黃神仙藥也每歲夏至三伏日必餌百粒去
臟腑中穢滯有驗予因與公言硫黃與鍾乳皆生於
石陽氣溶液凝結而就石陰也至陽發乎地相薄而
不和故聚而爲大熱之藥硫黃伏於石下泉源所發
則蒸爲湯池其沸可以烹飪是宜服之殺人粉以爲
劑老幼可服得火者多發爲背疽若鍾乳生岩穴流
如馬湏結如鵝管虛圓空中若不足畏者然不待火
研以玉槌七晝夜不息而其性躁怒不解甚於硫黃
昔夏文莊服藥粥有小史食其餘流血而殂蓋用此
二藥也硫黃信有驗迨不可多服若陸生韭葉柔脆
可茹則名爲草鍾乳水產之芡其甘滑可食則名爲

水硫黃豈二物亦性之煖歟不然徒盜其名也公撫掌而笑

公既責歸州路逢梁燾燾時貶化州分其子孫一半在鄆梁有幼子八歲孫三歲至潭州爲知州喻陟所逼家人數日環聚泣別至是梁奮然擲其子于地其孫方挽衣不肯去梁掣其手而行雨中徒步而出道路爲之泣下

南海有飛鳥自空中遺糞于舟穢不可聞丁晉公之貶崖鳥雖翔而糞不汙至崖盡縱所乘牛馬於山林間數年一夕皆集無遺者翌日遂有光州之命

公爲京東憲置黑漆牌雌黃字云刑獄冤濫詞理抑屈州縣不理立此牌下按部使人前佩之一日有婦

人慟哭牌下曰吾女死夫家不知其由公取其案劾之果得其寃一路震駭

公除監察御史行至泗上夜夢有人送皮筒旁有小牌子書黃州二字意謂當以言得罪責黃州後安置汀州時知州黃彥臣始知夢中黃州二字爲此行也吳僧文捷戒律精至孫莘老知湖州日問呂吉甫如何時吉甫在潤州持服捷曰只三年便在官家左右更有一人白皙而肥一人美髯而長後三年吉甫果參大政同列韓子華馮當世皆如捷所言

公罷泰州幕時携家人謁泗州雍熙塔見聖容不悅如怒色復歸高郵大病相繼一子夭後調官西上復拜塔下見其容甚悅遂有六察之薦劉士彥爲泗州

日病甚其女刲股肉以進夜夢普照云我以與汝取得藥來明日有徐州左劉鄉人也來獻袈裟于塔下方掛塔之次於聖像中得藥一貼題云和州歷陽縣秦家治風藥服之香氣徹頂即日遂安

公嘗學詩於孫莘老嘗曰近世作詩無復有唐人風余嘗得公詩集今略記數聯宣仁挽詞云玉笋千官散珠簾一夜空峽口送 詩云來書占喜鵲落日聽鳴蛩屈宅詩云若與蛟龍爭角黍應同漁父啜糟醪述懷詩云睡湏山鳥喚酒聽竹枝斟長陽道中云窮搜詩句熟老練世情通袁安道中云白雲每逐晨光出紅鶴長隨暮靄還自南京和彭九江云梁臺歌吹餘衰草湓浦琵琶悵晚風公在汀州避謗罕作詩有

云慈竹笋抽疑夏籜木犀花發認春香此一聯道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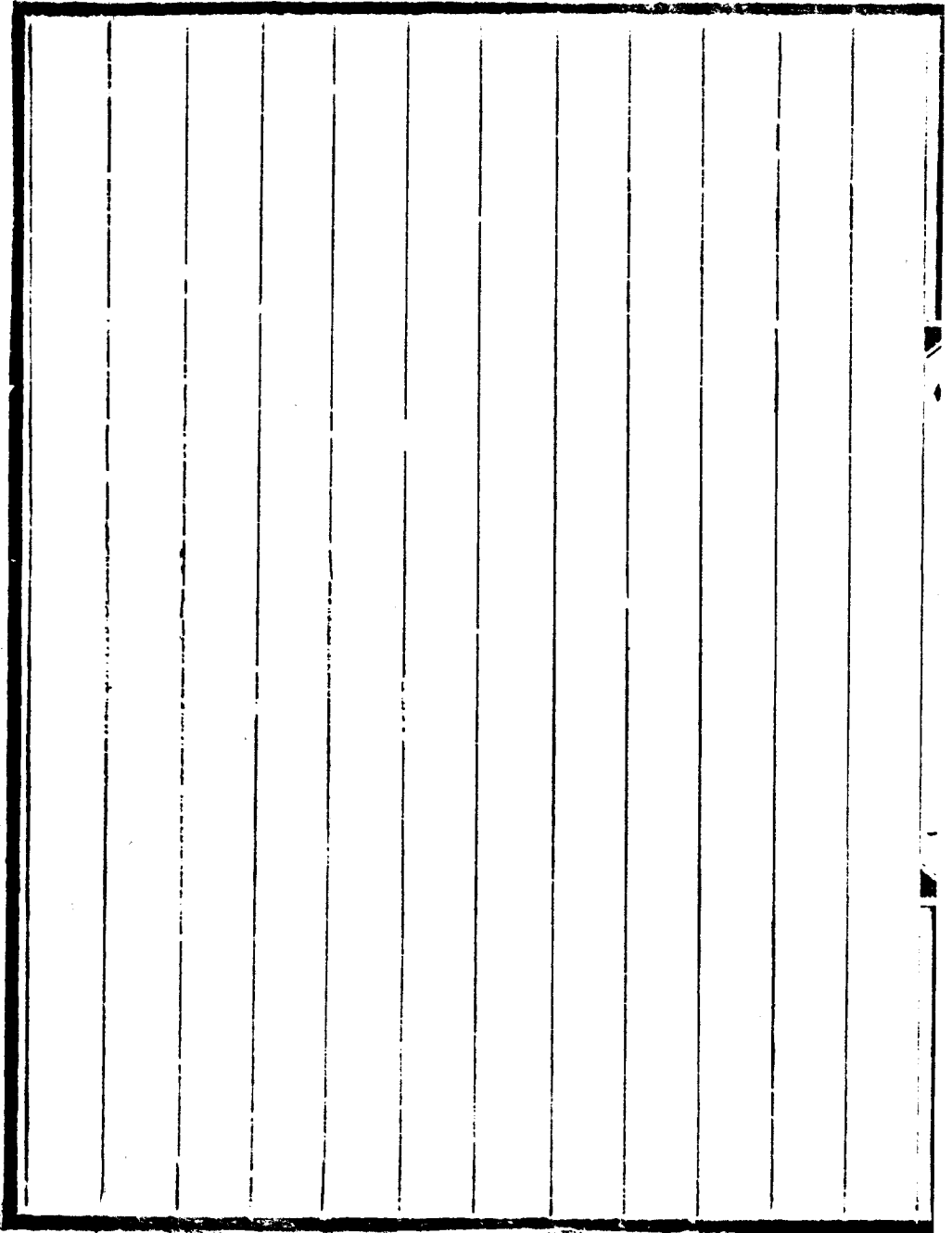
汀州景物

范文正少養於外氏朱家朱南京人今留府後朱少卿宅是也文正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以療病極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游遠方未嘗窮乏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而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

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藥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爲公言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公至汀得服石菖蒲法武平縣官時爲收採公言服之數日已覺轉側甚輕信竒藥也余因曰本草載石菖蒲久服身輕一名菖陽退之所謂此言因師以菖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以余觀之本草所謂輕身退之所謂引年迨今石菖蒲其生石磧上祁寒盛暑凝之以層冰暴之以烈日衆卉枯瘁方且鬱然叢茂是宜服之能輕身却老也若生下濕之地至暑則根虛至秋則葉萎與蒲柳同豈足比哉公頷之

孫公談圃中



孫公談圃下

高郵孫升君孚

子由嘗爲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大爐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子由以謂神仙之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予非其人遂不復講子瞻官鳳翔陳仲亮知府好黃白術府中有術僧甚異仲亮屢迫之輒逃匿不出子瞻乘間入寺排闥見僧問其事僧云仲亮貪不可傳因授子瞻其法用黃金一兩朱砂一錢同燒之須臾化爲紫金其價數倍子瞻因爲仲亮言即呼僧至驗之果然仲亮因造金治第未幾敗官而卒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

其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噐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果大拜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易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爲書授府坐約商人曰汝必須於是日到仍湏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

功多

黃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公與喬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直爲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公與同舍三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酒罷與公同看榜不少見於顏色公嘗爲其婦翁孫莘老言甚重之後妻死作發願文絕嗜慾不御酒肉至黔州命下亦不少動公在歸州日見其容兒愈光澤留貶所累年有見者無異仕官時議者疑魯直其德性殆夙成非學而能之

予嘗小釀公聞而見訪後度釀熟以詩見索云稍覺香薰鼻還思酒入唇盈缸止三斗可撥甕頭春予因

和云紫貂寒擁鼻綠螿細侵唇蓮燭當時事壺頭此

日春

公問自昔貶官至汀者爲誰予對圖經不載按唐史
蘇弁自戶部侍郎以腐粟貶司戶蔣防自翰林學士
貶刺史裴胄自宣州刺史貶司馬張又新自行軍司
馬貶刺史

何殿直黥卒也善行天心正法子由婦遇崇二年何
治之初見四鬼環守後止見一何更造天獄築壇追
捕鞭笞之聲聞于外是夜婦如醉而醒者家人詢二
年之病皆不記但如夢中耳公先娶撫州吳氏因言
吳氏有女爲祟所苦得洪州道士治之而愈道士埋
符廟下一夕廟屋盡圮至今修而復壞者數四其術

祕不傳世

安南不滅議者歸咎王荆公進郭逵而退李憲荆公笑曰使逵無功勝憲有功使官者得志吾屬異日受禍矣他日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荆公厲聲叱之曰是何人即出爲監當

宋宣獻家藏書過祕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實於其家討論盡得之

王青未遇時貧甚有人告曰何不賣脂灰令人家補壘器青如其言家貨遂豐是時京師無人賣此今則多矣蓋自青始也公見高士英說少時見青監倉門時有一朝士在坐求青相青云眼昏看人不中朝士曰某不遠千里而來幸無辭也青曰無所諱則言官

人山林中有冤氣所以平生坎坷守官多事不衝替
即差替也朝士愕然曰某五歲時所生母死於江行
父遽焚於水濱即解舟而去後求骨已亡矣無一日
不恨青曰如此不須問相也

元祐初呂申公欲以張問爲給事中張老甚外議恂
恂公上言朝廷欲用老成者謂其有成人之德豈特
蒼頭白髮而已乎人有讒於申公申公以皓首又弟
公績除慶帥辭疾不行請宮觀即以祕書少監領真
祠公言近嘗有某官亦如此請者因得罪不宜以宰
相弟遂撓法申公不悅出公知濟州

胡兢除監察御史公連章言禁中何以知此人姓名
且未嘗有大臣論薦及有投獻文字堅執不下引觀

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孔子主癰疽侍
人瘠環又主上春秋鼎盛太皇太后簾幃深密正當
防竊美之人蓋指陳衍也其命遂寢今按家集所載
裴綸非胡兢
凡稱臣寮上言即御史所陳舊日皆書御史姓名至
仁宗朝因事罷之

蒲恭敏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黃麻胡者劫良民使自
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爲戲樂恭敏獲其黨先剔
去足筋然後置于法先是寇依梁山灤縣官有用長
梯窺蒲葦間者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灤中
賊既絕食遂散去公爲憲日一倚恭敏凡獲盜即日
輦金至市中行賞以故人人用力斬捕略盡

閩中唯建劔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章郇

公建州人生時家嫗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於梁者曰相公家人懼甚遽收養之

藍大卿丞知吉州日朝廷議行新法自念年老乞致仕忽有相手紋者曰大卿正做官何故要閑藍驚曰吾雖有意而未發言何以知之相者曰只爲手中一道紋分明藍之子方病觀其手曰有兩橫紋相侵則不可救已而紋侵果卒

海陵徐神翁居天慶觀公爲僉判任滿別之神翁無他語但言做官時着緋後公入京授烏塲鎮至潤尋醫六年授常山撫勾未至覃恩賜五品服遂入臺自海陵至此五年方莅事應神翁之說又王和甫乞字書一諱乃授益州益其父名也開寶試院火泰州舉

人赴試求字皆從火傍徐王病遣中使設齋求字中使去得一蝕字蓋王以久不食至明年三月一日日蝕是日忽索粥自是病愈莊公岳爲湖北漕得真字未幾卒和甫又嘗得三山字後提舉嵩山崇福宮公未貴時遣人求字得乙未上地四字後乙亥年責歸州郡之公字向未也昔有監觀道士每歲見有一人至觀引神翁於三清像後閉門終日而去疑受道之異人也

許景山逃知維揚以卒子子春旣除服往舊治將丐府公理遺表事時王丞相隨爲郡子春以封狀見之謁通判拒不見子春大怒拂衣去而丞相聞之曰前日一封狀甚謹况其氣節如此因立奏遺表遂授太

廟齋郎時年已四十終天章閣待制

瓊崖四州在海島上中有黎戎國其族散處無酋長多沉香藥貨余靖知桂州時吳蒙爲司戶管內機宜文字以卒五百安撫黎戎蒙謂此不足以立功即深入其地反爲掩殺蒙下馬請降戎得蒙待之甚厚以女妻之而蒙有子在瓊州令以銀五十星造兩餅贖之戎得餅甚喜遂放蒙還島上水出黎戎飲四州人少忤其意即毒其上流故鮮能入其巢穴國初時有一節度使忘其名姓王不悅於趙普因使討之王有知術使士卒以鐵底爲襪入其地多使斬馘至今國中一石戎過之必懼而再拜相傳王節度曾坐其上蒙即荆公夫人之叔父公先妻吳與荆公夫人同母

親見蒙說如此公再娶周即春卿家有賢行

張舜民芸叟從軍高遵裕有詩曰白骨似沙沙似雪
勸君莫上望鄉臺 神廟見詩責郴州稅柳多碧蓮
根大如盃張嘗以墨印於詩藁上以詫北人也

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呂吉甫起知金陵公責歸州
過之燕勞甚厚回謁於清涼寺問曾上荆公墳否公
言不曾到但妻母墳近一省之蓋是時士大夫上荆
公冢者無虛日呂因是問之

巫山神女廟其像坐帳中祕不可觀馮沆學士之幼
子美秀如玉年十五隨沆知夔州日戲于郡圃必拍
手呼鹿鹿至則騎之人已爲異後改蜀郡過巫山廟
其子輒褰帷見神女目動歸時頭痛疾三日而卒

公言近歲乘輿唐突者多為衛士毆傷宜造一木匣如甌狀隨駕而行以御史一真掌之庶使冤抑可伸而良民無毆傷之害

晁堯民端仁嘗得冷疾無藥可治推日中灸背遂愈范峒善風鑒公為中書舍人時峒曰凡坐絨毛要如半睡者公在馬上精神太銜恐不久居此未幾果出知南京

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溯汴見聖俞吟詩日成一篇衆莫能和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內箒袋中同舟切取而觀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無古今惟

造平淡難乃筭袋中所書也

徐君平金陵人親見荆公病革時獨與一醫者對床而復荆公矍然起云適夢與王禹玉露髻不巾同立一壇上已而遂薨此可恠也

杜常及第時在期集處爲公言先夢已及第猶着白衣見主上被髮常在衆中騎馬意欲先行爲前三人擁而不得進又過一大澗幾墮後得一人狀兒甚偉扶掖而過果第四人及第則前有三人之應也後一人乃沈季長正如夢中所見時在諒闇中即被髮之應也

儂智高反時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爲帥有婦人賣蔬於道一卒倍取青拽卒馬

前斬之至廣召諸將責陳曉

廟犯

御名

英

違

節制

斥起

大

門外

已羅

酒炙

遂斬

之孫

余坐

上股

栗自

振秋毫無犯遂破賊焉

杜鎬龍圖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之前

夕寤而燭之見大鼠銜卷于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

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三道

俞次尚與其妻素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

時次尚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侯諸子至未晚

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爲文誌其墓已而諸子至明

日告曰吾亦行矣即薰沐趺坐而化孫莘老嘗表其

墓次尚官至屯田郎湖州人字退翁云

燕達爲兒時賣鴨外嚴法華取其外悉啖之旣而撫

其背曰惜取身他日一箇節度使

契丹犯澶淵奏至寇準適在病告上遣數輩召與計事準辭疾復遣衛士昇病而入亦不至明日準入對上引視二圖一江南一蜀中也準曰江南必王欽若蜀中必陳堯咨也二人以其鄉里皆亡國詔不可固請鑾輿親征即出懷中所擬將校姓名凡數百人詔勅皆具天戈即日言邁遂平大寇準之力也馬亮善相人爲夔路監司日呂文靖父爲州職官一見文靖即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嘗以此女爲國夫人何爲與選人子亮曰此所以爲國夫人也



孫公談圃卷終

孫公談圃